

# 金色池塘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  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  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 
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  
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313 期 | 2020 年 7 月 3 日 星期五 主编:龚建星 本版编辑:龚建星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gjx@xmwb.com.cn

## 全覆盖的医疗网络

■ 江西先生

改革开放以来,经过政府逐年的规划,医疗体系的设置越来越健全。我所居住的地方,离三级医院——杨浦区中心医院、新华医院、长海医院,不过半小时的车程;二级医院——安图医院、市东医院,即使步行,也最多半小时;延吉街道医院,十分钟就能到;而社区医院,五分钟就到。

平时,像我们这些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的病人,所需维持量的药,社区医院都能配到。每周还有几天可以做血糖、血脂、肝功能和尿酸等检测项目,非常方便,连挂号费都不要。除了内科之外,还有简单的外科,一般的皮肤湿疹、皲裂、烫伤或腰腿扭伤等膏药都能配到。另外还有牙科,老年人补牙、拔牙、装假牙,都能处理;每周有三天中医门诊,开的中药,可以委托医院煎成汤药,送上门来;针灸门诊,每天都有患颈椎病、腰腿病的老年人到此针灸、拔火罐。行走不便的,患有常见慢性病或术后康复期的高龄老人,还可以和社区全科家庭医生签约,他们可以定期上门探视,帮助配药,有突发病变,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他们,他们会及时上门,需要送医院的,他们也会及时帮助将病人送到二级或三级医院进行救治。

我原来单位的厂医,退休后就被返聘到街道担任家庭医生。一次工友聚会,他告诉我,他签约的有几十位高龄老人,很多还都是离休干部,和他相处得像家人一样,谁是什么病,多少年了,什么时候该配药了他心里都有一本账。我们这些康复期的大病患者,街道会定期打电话关心我们。

全覆盖的医疗网络使我们老年人看病,越来越方便,也更有安全感了!

## “急惊风碰到慢郎中”

■ 郑自华

“大会不发言,小会不发言,前列腺发炎”,这是多年前社会上曾经流行的一个调侃的段子,没想到自己竟然和前列腺炎不期而遇。

2009 年盛夏的一个晚上,和一干朋友聚会,大热天喝上冰啤酒,那叫一个爽啊!啤酒喝多了,很快有了尿意。可谁知到厕所去了十几个来回,就是无法小便,只得狼狈地向朋友们告罪赶回家,拿上医保卡和病历卡打车去医院挂急诊。

挂完号,付完费,我已经完全坐不住了,佝偻在椅子上,满头大汗,大口喘着粗气,这种肚子像要爆裂般的胀痛,难以名状!这时的我,真恨不得往肚子上划一刀,将那搅得我坐立不安、翻江倒海的尿管全部喷泄出去……

我是扶着墙进的急诊室,只听得对面的医生从口罩里传出不紧不慢的问话,然后又慢条斯理地翻看着我的病历,我这边被尿憋得火烧火燎,那医生却悠悠悠悠地在水里。我心里暗暗叫苦:真是急惊风碰到慢郎中啊!

医生写完病历,一摸我的肚子,没有丝毫犹豫,马上让我躺到病床上,褪下裤子,从一个盒子里拿出一根类似给鱼缸吸垃圾的橡皮管,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对准我的尿道,熟练地插了进去,我顿时一声惨叫:“啊!疼!疼!轻点,轻点!”医生轻笑道:“坚持一下,马上就好。”什么叫“痛,并快乐着”,我算是彻底领教了!剧烈的疼痛很快过去了,腹部的臃胀也豁然消失。看着鼓鼓的尿管,医生说,你现在还须吊水,然后又和我说了通前列腺产生的原因和以后注意事项,语气依然是冷冷的。这个时候的慢郎中,在我的眼里简直就是天使!

## 老少咸宜

编者按:  
明明是到医院看病,上海人习惯说去医院“看医生”。为什么叫看医生?据说旧时上海,有一姓苗的医生本事很大,病人家属只要看苗医生的摇头、点头,就可以晓得病情有无希望,所以看医生就是去轧医生的苗头。现在去医院再也不必去轧医生的苗头,但是,医生言行对病人的情绪至关重要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今天本版几篇“看医生”的经历,相信会引发不少人的共鸣吧。



## 看病的淡定和忧愁

(上)



摄影 / 赵海银

## 信任,也是“良药”

■ 程介平

年轻时我曾患有过敏性鼻炎(敏鼻)。就像牙痛不是病疼起来要你命,此病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。敏鼻几乎无药可治,只能服用抗过敏药来缓解病痛。

那时我是营业员,服药后嗜睡,竟站着睡着了。后来瞌睡一来,我就得向领导请假去睡一觉才能继续上班。做了会计后病情更严重,清水鼻涕常常不受控制地滴到账本上,几乎无法工作。有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个喷嚏会使同事无端受到惊吓。给我看病的是五官科主任医生,仔细检查了我的鼻腔后,说我是典型的敏鼻,我的过敏体质使我的敏鼻比常人严重。医生推荐我做手术治疗,切断眼睛和鼻翼之间的一根神经,有可能治愈。但是手术需要在头骨上钻洞,为了不有损容貌,需从口腔切开;且鼻下三角区神经末梢众多,难度与开颅相当。

我第一次听说鼻炎可以手术治疗。医生说,这是他多年的研究成果,尚在临床试验阶段。我不知是不是他的第一位病患,出于对医生的信任,我作为“小白鼠”躺在了手术台上。

由于只能局麻,我清醒地知道嘴唇沿牙床被切开,脸皮被医钳勾起,清楚地听到电钻开动,在我脸骨上钻洞。最吓人的是听到榔头斧子在敲我的脸骨,最后听到医生说:“找到了,就是这根神经。”随之听到剪刀落盘的声音。

病友以为我得了鼻癌,不相信鼻炎要动手术,且是一项大手术,想我命不久矣。然而,我术后效果十分理想。

当我们深陷病痛的时候,一位好医生就是最好的镇痛剂。信任医生,自己就有信心,加上高超的医术,病魔就会“束手就擒”。

## 善意的“谎言”

■ 吕庆

么妹说,邻居家的老太在她面前诉苦,说自己浑身疼,没查出啥问题,又没好的药吃。她了解老太,平时稍有头疼脑热就到处找药,还偏信进口的。征得子女同意,么妹拿了点从国外带回来的维生素 C 泡腾片给老太,谎称外国老人遇到这疼那疼时,就吃这个。老太见上面全是外文,如获至宝,按照“医嘱”一天一片冲茶喝,两个月后,老太乐呵呵地告诉么妹说疼的感觉好多了。

我因此想起一位老同事,在劳保医院检查是否患了凶症。拿到报告的瞬间,她一下子瘫倒了,回家后成天哭哭啼啼,本来每顿能吃四两饭的她,居然连一口豆浆都喝不进了。领导派人陪她去一家大医院,找该领导的一位当主任的亲戚帮忙“复查”。人家盯着前一家医院的摄片认真看了几眼,皱起的眉结放下又皱起,说:“没啥大问题啊!”一听这话,她立马露出久违的笑脸,回家的路上硬把陪同人员拉到一家酒店叫了几只菜请客。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,众人也笑了。

其实,她真的病得不轻,领导用了缓兵之计,好让她情绪稳定下来接受治疗。那时还没有心理咨询师,厂里的“老法师”抓紧时间帮她消除了心理障碍,赢得了治疗时间,如今三十年过去了,她还活得好好的。

这两个故事令我沉思。人的一生不会总无病无恙,但病痛临头,承受力各有不同,表现也有差异,有人坦然面对,有人压力重重,甚至为了解脱提早结束生命的都有。当药的作用还未显现时,往往仁者的话特别有用。虽然我们提倡说真话,但为救人一命,善意的谎言,说说又何妨!

## 我的新“指导员”

■ 沈裕慎

我当兵的时候,印象最深的是连队的指导员。指导员文质彬彬,很有学问,也很健谈,我遇到想不通的事情总愿意找他谈,要不了一个小时,我的心事就会烟消云散。

想不到,在我步入老年后,竟然又遇到了一位“指导员”,不过,她是一位女性中医。

三年前,我被查出肠癌,经过手术,化疗之后,进入中医调理阶段。记得那天我挂了专家号,第一次见到她,知道她姓潘,40 多岁,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温和、恬静,说话和颜悦色,细声细气,让我有了一种安定温馨的感觉。说实在的,尽管开刀医生告诉我手术很成功,但我的心情还是有点忐忑的,毕竟我是近 80 岁的人了,又听说即使手术成功,在以后的三年里,复发和转移的概率还是挺大的。潘医生似乎看透了我的心,微笑着用她那温暖的手把着脉,我的手在微微颤抖,她问了我发病和治病的经过,就像一个邻家小妹和邻家叔叔在亲切对话,让我一下子放松下来。把完脉,她说:“尽管你还有点气虚、血虚,肝气也不足,但总体脉象还算可以,你这样的年纪,经历了那么大手术,还有化疗,有这样的脉象就很好了!放心好了,我会慢慢帮你调理的,只要你认真按我的方子喝药,一定会恢复得很好的!”

果然,我吃她的中药已经两年了,复查的指标一切正常!我的思想包袱也逐渐放下了。每次,她那温暖的手给我搭脉的时候,我总感觉像当年指导员那双有力的大手握着我的手,和我促膝谈心。潘医生是激励我和病魔战斗的“指导员”!